

適園叢書

張宗祥



通國書

楊文



貞

羅

壽

一

著

齋

二

貞一藁序

夫爲大而無當往而忘反之言者必世所謂山林枯槁果於違人之士豈非以其志與若仁義之本風化之原論說必歸儒者而稽之章逢家或反謬是夫士也乃氣必充辭必端馳騁上下橫從今古無不極而約之無踰乎禮其志若是惡可以山林之果者蔽之耶余得上清朱君本初貞一藁讀之未嘗不掩卷而三歎息也余與朱君游知其文學舊矣來南州君主玉隆別館去年冬行縣田有烏山小兵馳田閒得君寄詩二章蓋六朝庾鮑而唐太白之流也今夏君自西山來示余此藁槩篇百數而渠度若一其武當山賦與巢湖等詩論莊詞澹尤吾所謂馳騁橫從而無所踰者其大而不夸往而

知所至與雅頌廢風氣降數十年來鄉之事進取伎者一趨於詩人愈多而詩愈少非詩少也徵諸本原則微矣江西號多文邦頃在都與同列論是邦人咸獨推某某今又得君君故臨川人也顧又蔽於是山林者又惡足以蔽君使無知者亦云然爾茲所以資吾掩卷之歎而尙悲其志也世之觀人者往往循名遠實縻然成風將使天下負無士之累於後世其病類如是凡不可而眾說可與而失之者豈特如本初之文而已君論著外此若詩所稱輿地圖書者尙多謹先歸此藁俟休告叩雲谷相與并論之至治三年八月朔臨江范
序

貞一藁敘

爲蒙體禦寇之學者超然脫離塵滓恢廓胸臆欲與天地無
際其智豈不能知踐平實遵渠度之爲中若是者蓋亦激於
卑陋沒溺之累而不自知其爲賢知之過也有人焉得其清
虛廣大者而寄跡焉以行吾平實渠度之素則其於道何如
哉吾友朱公本初故禮義家厭世溷濁霞裾星弁訪歷名山
大川與太初溟滓游於無窮而嗜聖經史傳諸子百家若飢
渴然入與玄德大宗師留輦轂下交當世偉人魁士聞見滋
博暨主教玉隆余來江右始獲盡窺其橐名貞一者如泉涌
石竇日挹日新如雲幻晴峰愈變愈麗比興序論粹乎儒者
昔人言天上無凡俗神仙世無仙則已有則必通古今盡心
性如吾聖賢聖賢不作仙亦未之見豈人心沈溺不獨吾遊

方之內爲然耶自鴻儒代作統緒復振孔氏之道昭若發蒙
矣本初一樹林下內境虛曠中夕夢回松月在窗夜氣闐然
全體豁露於斯有得則顧是區區者又將有不屑焉者矣余
安得從君抵掌跋燭根極指歸以會貞一之傳芻狗陳言相
視一笑至治第三禩倉龍癸亥中秋友人眉山劉有慶志善
父謹敘

朱鍊師文集序

勤者爲學之本也士而或怠能有進焉者否也曩遊京師獲
識本初朱鍊師於環樞堂下讀其詩則排體五言學工部長
句與文則馳驟老坡閒時本初已四十餘以道法承應中朝
日不暇給然省其私稍有餘力則卷不釋手夜讀書由乙至

丙以爲常吾固知其將有進也久之文進於韓復進於選迄
今十有餘年其所進方未已也吁勤矣經生曲士自少至老
役役事策曰語言或者不知蘇爲何文杜爲何詩者有矣況
老氏學者歟況韓與選歟壯得志而自畫者有矣況四十五
十歟本初大父以科舉仕宋至淮陰宰抑其家學有所從歟
環樞尊師以清靜佐化理文采動公卿若漢蓋公唐吳筠者
本初出入贊襄其閒而有所講益歟不然顧其所學之勤之
進歲異而月不同者又何歟後之爲學思有進者展讀茲卷
知所勉矣雖然猶有望也伯陽君曰上士聞道子貢亦謂不
可聞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愚故於此猶望其終進於道文
章云乎哉本初名思本朱姓臨川人學道龍虎山中貞一其

號云至治癸亥十月甲子臨江歐陽應丙書

貞一藁序

集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廿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暇
卽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集甚
敬焉至於職方之學尤所偏善遇輜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
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逕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
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縻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嫌其心不
止其治事也討論如議禮嚴分若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類
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旣從事道家之學不
屑於世用乃折而託之文章宜其過人之遠哉嘗以所著貞
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愼所當言而不鼓

浮夸以爲精神也言當於事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情不託蹇澀以爲奇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若是者固足以名家也乎集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重而不輕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肆也紓而不蹙也嗇而不蕩也迫而後動不先事以爲必審而後言不隨物以成妄若是者豈止於爲文而已乎本初蓋得之矣而集以爲言誠知而不能者也本初尙有廣子者乎觀其書者試以集言求之泰定二年四月八日承德郎國子司業蜀郡虞集伯生甫書

貞一藁序

吾嘗怪夫言出於聖賢者謂之經出於諸子百家者謂之書

均是言也經與書何爲而別乎道有隆汙言有精麤非人之
所能爲也經書之分故判然若天之尊卑地之卑高下之位確
乎其不可以相踰也秦漢諸人刻意詞章以專門名家樂毅
李斯屈原司馬遷班固揚雄之流號稱獨步雖然以擬諸經
可得乎臨川朱本初儒家子也爲黃冠與予同道居龍虎與
予同山處京師與予同朝雅志詩文與予同好予長於本初
四歲則其年之相若也予自四十來言語詞章漸刊落而無
爲非無爲也吾聞諸教父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
爲無爲而無不爲矣今觀本初示予貞一齋藁其文皆四十
後作而用志方銳也用志銳則學日益矣損與益二者又不
可同日語焉或者曰本初其亦良賈之深藏者歟方其處山

林也則以損及升於朝也則以益蓋山林以道相高而朝廷
以才學相雄長本初又不得不資益之道以自混其處焉亦
孔子齊人之獵較也若是者又豈吾之所望於本初乎孔子
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則本初之志哉不然予與本初又
何以爲居同山處同朝身同道而志同好也惟其同故本初
之文欲徵予言而爲之序爲之序而不言其所以同者又豈
本初之所望於予哉予故曰道有隆汙言有精麤非人之所
能爲也若是者本初其將有同見歟抑時不歟是書爲貞一
齋文藁敘泰定四年歲在丁卯四月八日丙子玄教大宗師
吳全節書

貞一藁序

言行之在人動之形也惟其動而不離乎正則有言焉而爲
文辭有行焉而爲德行動爲之用靜爲之體也然其所以歷
萬變而常存者以其貞於一而已耳非夫樂天趨時而純體
乎易道之淵微者則動於言而言爲詭辭動於行而行爲怪
行或不免焉矣老氏之學蓋原於易然而疏之爲莊周列禦
寇庚桑楚計然尹文子之流其刻意尙行有不待言而至於
動爲文辭又皆離去垢濁而適乎清虛亶亶然斐斐然進於
易之幾神所謂貞於一云者眞足以括天下之動而無違其
與觀乎天文人文者固有合哉臨川朱君本初是嘗寄跡老
子法中所謂遊方之外者也居京師多從公卿大夫遊比年
奉將使指代祀名山車轍馬迹半天下矣每情與景會輒形

之篇什有風人詠歎之思而無山林愁悴之音南歸專席王
隆因卽其齋居之名而題其彙次之編曰貞一藁懿夫體易
之言予嘗讀易而知動之爲動蓋風行水上其卦曰渙渙者
天下之至文也因其有行而文始生焉非其動之所形能致
然乎故水之靜者爲淵而動者爲波凡其大波之浩渺小波
之淵澮者風觸之耳而水固不知也不知故一一故能貞然
則君之所以貞夫一者雖形之於動而實未嘗不本於靜也
予非知詩者而知君體易之意深矣迺爲之評曰君之詩似
吳宗元元丹正而遠遊之跡過之君之自得似葛稚川司馬
子微而頤神坐忘之妙需其至焉返之於靜以知終終之此
顯道神德之能事而貞一之極功也予之視君其猶龍乎何

可及哉何可及哉東陽柳貫道傳父序實天歷紀元之歲十
又一月之丁酉也

朱思本元史不著傳而世盛傳其格方地圖蓋地圖之計里
定方自思本始也觀集中自序用心不可謂不勤矣而漲海
東南沙漠西北諸番異域言之者不能詳詳之者不可信遂
姑從闕如以視 皇朝六合一家測影定里無閒荒遠猶井
蛙也是編誠爲祕笈借芙川本錄之兆洛

元人別集之僅見者文筆精嚴格似中唐傑構陳繼昌向芙
兄借閱癸未秋仲下泮

貞一齋雜著卷一

臨川朱思本本初父

武當山賦

有序

僕以大德癸卯至大己酉一再遊武當其山水之勝
仙靈之迹聞見雖習而賦詠莫傳往來於懷益增茲
歎蓋嬾與拙并無以發其興境與神會斯能屬其辭
理則然也延祐四年春夏之交由梅溪趨五龍過南
巖登大頂下元聖宮經福地橋出九度澗宿留久之
周覽舊遊遂爲之賦賦曰

余嘗窮江淮之奇觀今以源游於漢沔朝馳余馬兮鹿門夕
以跨夫三峴相羊乎鄧穀之墟容與乎均房之甸商於阨其